

从费贻、孟尝话合浦廉史

周德叶

廉吏，是中国老百姓最为爱戴的官员。清代以前，上至君主，下至大臣小吏，在其堂室的顶上大都悬挂“光明正大”、“清正廉明”等字样的匾，以示为官清廉，只有这样才能得到黎民百姓的拥戴，国家才得以长治久安。合浦古郡廉吏众多，其中的费贻和孟尝，在合浦留下了千古名扬的华章。

费贻是四川犍为人，少年好学，成长后胸有大志，操行端正，深得乡党的信任。当时有一枭雄公孙述盘踞四川，乡党推举费贻为公孙述做事，但费贻不愿为此人效劳，便装病逃避到山中。后来公孙述被消灭，光武帝刘秀(25-56)了解到费贻是一位德才兼备的贤士，征召他为合浦太守。费贻在合浦做官期间，刑清政简，深得民众爱戴。他任满离开合浦时不事张扬，但被民众知晓后，一直追送到合浦县城以东约一百公里的一处大山脚下才依依惜别。后来合浦人民把此大山称“大廉山”。南流江也曾一度被称为“廉江”。唐武德五年(622年)也从合浦县析置“大廉县”。由此可见，费贻的廉名千百年来，深得合浦人民的敬仰和怀念。

汉代合浦的另一位廉吏为孟尝，是浙江会稽郡上虞县人，其先辈三代为郡府官吏。他受先辈的影响，从少年起就注意修炼自己的操行。任郡府户曹吏时，他为官廉明，曾为一被诬寡妇向太守申诉，但太守不理，致使寡妇含冤致死。后来另一位太守上任，寡妇的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。由于孟尝的正直与才干，朝廷任他为合浦郡太守。他上任后革除旧弊，为百姓的采珠业做了许多保护性的工作，因而出现了“合浦还珠”的佳话。后来孟尝因病被召回京，消息传出，合浦郡的官吏百姓拉着他的马车请他留下。可见这位廉吏深得百姓的爱戴和拥护。

汉桓帝时(147-167)，一位叫杨乔的尚书曾先后七次向朝廷推荐原合浦郡太守孟尝，由于各种原因，孟尝终不被重用，在家病逝。后来唐代诗人王勃在他的传世之作《滕王阁序》中，发出“孟尝高洁，空怀报国之心”的感叹。到了清代乾隆年间，合浦知府陈淮为纪念性行高洁、政绩昭然的孟尝，把汉代位于合浦的一口甘泉井（旧址位于今人民体育场内）改名为“廉泉”。

由于费贻和孟尝的事迹感人，因此也为合浦留下千古胜迹。如百姓把送别费贻时的那座大山称大廉山，就是对费贻的一座无字纪念碑。北宋景德年间，廉州建了海角亭，以纪念汉太守孟尝。元符三年(1100年)，被贬儋州的苏东坡安置廉州时，他在海角亭题写了“万里瞻天”一匾，使海角亭锦上添花。数百年后，清代陈司煌为此撰联“海角虽偏山辉川媚；亭名可久汉孟宋苏”，道尽了合浦美丽的山川和汉宋名人留下的足迹。无独有偶，北海于明代在冠头岭建“海角庙”——王龙岩。庙联为：“王恩周海角，龙气起冠头”，说明往昔的人们视北海至冠头岭一带为海角。王龙岩脊顶有一匾，上书“廉阳古洞”。洞内有对联：“龙岩清幽英灵可寄，古洞深邃道德之居”，蕴含着位于大廉山以南的廉阳古洞，是合浦廉吏们英灵可寄之所，体现了人们对廉吏的怀念与敬意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由于合浦在东汉就出现了像费贻、孟尝等这样一批闻名遐迩的廉吏，唐太宗李世民在其后半生的22年中，以隋亡为鉴，推行了一系列廉政措施，使唐王朝在人口和经济等方面都得到空前的发展，其政绩在中国历史上赢得“贞观之治”的美称。其间（唐贞观八年）合浦

“以其地有大廉山改名廉州”（见唐朝阮和郡志》）这无疑把廉州纳入贞观之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体现了廉州之廉得到处于鼎盛时期的唐王朝的器重和肯定。

唐太宗把合浦称为廉州，无疑给合浦戴上一顶光彩夺目的桂冠，使合浦的廉名传遍神州大地。从此以后，凡到廉州做官的，也深深自律。有正直慈良，操谨行端的；有清廉勤政，一尘不染的；有为民请命，不避权贵的。有人考证，在廉州有史可据的廉吏百余人，在廉州的历史上灼灼其华。笔者前几年曾在石康见过两块旧匾，是清代一知府赠给一个基层小吏的，称他“操谨行端”、“正直慈良”。据查此小吏为三团总首事李秀宇，石康镇多葛村人，他为吏清廉，对因贫穷而入歧途的人，建议从轻判处，刻意挽救；对糟糠丑妇之妻不离不弃，为当地人民所称赞。时任廉州府正堂的郭姓知府，为他赠匾题词，赞扬有加，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做法。因为廉政既要求上级官员率先垂范，也需要下层小吏共同恪守，才能使廉政得到全面的实施。